

後集十四之十七

擇婿

翁婿

夫婦

賢妻

喪妻

寡妻

出妻

妬妻

寵妾

婢妾

娼妓

奴僕

事文類聚

新宮藏書

加
167
5



4 8
167
5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四

賜蓋文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稗

人倫部

擇婿

擇婦 不暇擇 不必擇 附

羣書要語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梅 可為求佳對 晉元紀 擇對

不嫁

孟光傳 男女之族各擇德焉 文中子

擇婦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閔睢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谷風 嘉耦

曰妃

二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昏義

不暇擇婦

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汪娶妻本為繼

利 267 个

東方書局

東... 餘... 內... 姓...

賜蓋文庫

有親執釜鬪不擇妻而取者孟子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孔叢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圖書

古今事實

求先聖裔

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
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長十尺武力絕
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二女莫對
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
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
孔子故多丘字仲尼家語

兒有奇表

後漢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故蒼梧太守同縣
甘公見謙容貌異之許妻以女其夫人怒曰陶家兒遊戲無度
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坦腹東牀

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牀徧觀子弟門生歸謂
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惟一人在東牀坦腹獨
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及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莫近禁齋

晉元帝爲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子婿但似劉真長王子敬
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纔小富貴便與人家事珣對曰謝
琨雖不及真長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宏欲以女妻

謝琨珣曰鄉莫近禁齋初元帝即位建業公私窘罄母得一鴆以爲珍美項上一齋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敢食也于時呼禁齋故珣因以爲戲後琨尚主襲父爵

覓一快婿

見師友門

帝嘆佳婿

獨孤郁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德輿輔政以嫌去內職憲宗嘆曰德輿乃君佳婿

不與凡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王適瓌奇負氣謂媒姬曰吾明經及第郎官人姬諾公曰若官人即取文書來適計窮吐實姬曰無苦我祇得一卷書粗君告身

者我袖以往公未必取視適如其言公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

疑曰足矣遂以女適王氏

韓文公

擇婿無如

楊於陵釋褐爲句容主簿時韓滉性剛嚴少接遇且慎與可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聞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柳從其言遂以女妻之楊累官戶部尚書

踟躇擇配

段儀曰吾女志行不凡故且踟躇以擇良配

笑碧鸚雀

常說有女擇所宜歸見裴寬不以苞苴汚家於園內瘞或人所

魏之鹿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之矣明日帷其族使觀之時
寬衣碧瘦而長既入族人皆笑丁為碧鸛雀

必求佳婿

杜祁公衍既貴有女其夫人鍾愛必求佳婿衍以文章器業為
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

委以擇婿

晏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毋憂權掌西監一日晏
謂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
為善皆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踈俊晏即取富
臯為婿後改名即鄭公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筆錄

擇於學舍

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
故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特取名士

孫明復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家貧不娶故
相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
幸風雨飲食生疾柰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
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
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石介與其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
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先生
於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族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
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妻之

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夫莫不賢之先生用富弼
薦除國子監直講澗水燕譚

自擇子南以下係女自擇婿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於
二子使女自擇焉子哲盛服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
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哲信美矣子南夫也遂適子南
公孫楚也

食東息西

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
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
家富而醜西家貧美也

幃中觀滸

王渾妻鍾氏琰女亦有才爲求賢夫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
令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觀之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此
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以婚其人數年
果亡

戲有所慕

鳴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
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異苑

紗窻自選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門地之家求之不允林甫聽事壁
間開一橫窻飾以雜寶蒙以絳紗使六女戲於窻下每售族子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四 五
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簡斥數婦

以下係擇嬪

梁鴻字伯鸞家貧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篋作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名之曰德曜字子光乃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

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舍之於家

爲娶長妻

見形貌短少門

擇取醜婦

蜀黃承彥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家有醜女黃頭黑色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鄉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彥醜女

見女求聘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仲將之女普門至孤陋甚非其耦君見其女便求聘焉司空王昶以其痴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旣婚果有令姿叔德高爽英邁生東海母儀冠族或問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視以此知之

世說

何必齊宋

以下係不必擇

豈其娶妻必齊之妾豈其娶妻必宋之子

衡門

不在貴族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遠求小
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
法反生癡子

不擇高門

賈誦嫁娶不擇高門

世說新語

雜著

擇婦難於擇婿

世人多謹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而婦難知所繫甚
重豈可忽哉

程氏遺書

詩話

女識大魁

李翱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文卷
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
此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納為婿來年果狀頭及
第纔過殿試即赴佳姻催粧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
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至官舍迎內子入
庭花開乃題詩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狗束留待

細君來

南部新書

翁婿

僚婿附

羣書要語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爾雅青城山為五嶽

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

嶽往往因此青城山記太山有老父失其姓名今人稱人婦翁

亦曰泰山不知何所據或者出此訛以傳訛耶神仙傳俗呼人

之妻父為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

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嶽丈或當云

樂丈耳本朝孫持正云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奈何不敬嬾

翁通鑑

文選黃氏倩注倩女婿也東洛間謂婿為倩史記館甥注禮妻

父曰外舅謂我為舅者吾謂之甥萬章少婿蘇秦傳家貧子壯

則出贅賈誼策女夫乃是兒例陳後主云乃命長嗣為君半子

劉禹錫祭陽庶子文

齊書江東呼同門為僚婿爾雅瑣瑣姻婭注兩婿相謂曰婭大

雅譚公維私注姊妹之夫曰私顧人又曰友婿漢書

古今事貫

祭仲殺糾

祭仲專公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

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

而將烹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沈諸周氏之注池也

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威

不禮婦翁

陳涉既為王妻之父往依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不辭而去

誣搆婦翁

後漢明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搆婦翁不過從兄飯有諸對曰臣之三娶皆無妻父

水清玉潤

樂廣字彥輔時人謂之水鏡壻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人謂曰婦翁水清女壻玉潤

翁壻不協

謝安壻王國寶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國寶乃譖安於道

使離間之於帝

武紀

翁抑其壻

華廙有才妻父盧毓典選廙年三十五不得調

謂妻父癡

太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就女索錢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

為妻父官

封德彝即楊素之婿素為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南部新書

翁婿皆貴

郭子儀七婿皆貴顯朝廷

此翁可人

王適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韓墓誌

翁婿能詩

給事中姚合有詩各士多歸重李頻走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拔以女妻之

婿為半子

唐帝御延喜門見回紇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

婿不開翁書

潘炎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婿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

人節

以德報怨

李彥允薄其婿崔貞後崔救李姊死

婿復得婿

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為婿其後為丞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

為樞相

叔隗季隗

以下係係婿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廆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
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信二十二

哀侯息侯

蔡哀侯取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
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
伐之楚子從之

彌子子路

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
我衛卿可得也然子路在弟子中號為好勇而彌子瑕至以色
悅人乃為友婿

為友婿辱

嚴瑀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為友婿所辱願為會稽太守

兩女乘龍

見婚姻詩註

大橋小橋

周瑜字公謹為中護軍從孫策女公皖得橋公兩女皆國色策自
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
為婿亦足為歡

耻為吏屬

謝晦庾登之俱曹氏婿為荊州刺史請登之為長父登之意甚
不愜到廳牋惟言即日恭惟初無感謝之言

兄弟同婿

崔休弟之子愍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為

子陵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友婿異黨

王懿恪歐陽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婿後文忠為參政吏擬封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曾任宰相者改東官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公主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古今文集

雜著

翁婿俱賢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婿趙參政昌言之婿為王文

正旦王文正旦之婿為韓忠憲琦呂惠穆公弼之婿為韓文定

忠彦李侍郎處已之婿為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婿為富文忠弼

楊尚書察富文忠之婿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婿為賈文

元昌朝曾宣靖公亮此類甚多不可悉數而其後名位風節往

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却歸編

古詩

送外舅郭大夫槩西川提刑

陳無已

丈人東南來復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曛暮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后山以貧故妻子常寄食槩家

和王子立風雨敗書屋有感

蘇子瞻

婦翁不可搨王郎非嬌客十年為從學苦淡共陘厄燕雀唯鴻
 漸犬羊睨麟獲偶逢涇渭分昨夢春水釋平生五車書屢吐二
 三策已作謫薰天金宗果何益君窮一窻下風雨更削迹詩工
 知學進詞苦見意迫俗情傲惰贅煩舍不暖席南冶從東來不
 同被嘲劇師儒難並世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
 律詩

呈外舅孫莘老

黃魯直

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為鱸魚去收取聲
 名四十年

詩話

婿為所薄

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時選進士韋臯許
 之臯性踈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
 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苗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
 馱物為贖臯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
 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
 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二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臯
 也非韓翱苗氏曰若韋臯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
 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慚懼
 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
 之時泗濱聚圍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
 當時甚媿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唐宋遺史

得翁句法

謝師厚方為其女擇對見山谷詩曰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堅往求之後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諭詩得豪爽

夢為子婿

予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婿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故詩云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先成兆清言未得嘗空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咄咄真相逼諸生敢鴈行東坡哭王 子立詩註

夫婦

羣書要語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

嬾嬾而家道正矣家人無攸遂在中饋吉同上輿脫輻夫妻反

目不能正室也小畜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嬾及其至也察乎天

地中庸夫嬾和家之肥也禮運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齊謂共牢而食郊特牲夫者婦之天喪服傳外言不入於相

內言不出於相曲禮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

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郊特牲君子偕老詩牝

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未有伉儷注伉敵也儷偶也昭

二子太叔曰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昭公夫婦有別滕文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也萬章

詩句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桂藁砧今何在古樂府佳人應

賦虞虞歌 山谷

古今事實

相敬如賓

季白使過異見異缺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
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開之 僖三十二

婦殺其夫

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手而聽之有間使執而問焉則手
殺其夫者御問何以知之曰凡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
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道悅桑婦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錡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隣人有
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
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子列

射雉妻笑 見美女門

庸奴其夫

張耳亡命游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去投父客父客素知
張耳遂嫁之

生妻去帷

李陵答蘇武書父母終堂生妻去帷李陵謂武曰陵來時大夫
人已不幸陵送至陵陽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

肉遺細君 見婿門

為婦畫眉

張敞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

舉案齊眉 見擇婦門

不棄糟糠

宋弘為太尉時帝妹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以微觀其意王曰宋弘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主坐於屏風召弘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廻謂王曰事不諧矣

唐太宗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貧不易妻

車載故妻

朱買臣字翁子嘗賣薪樵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上墳見買臣饑寒呼飯食之及買臣為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故妻復還

後漢黃昌會稽餘姚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疑毋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嘗歸家為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

婦

齋禁囚妻

後漢周澤字稚卿為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關問所苦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送諸獄

履搏妻面

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明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撻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劉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朝慶述絕

勸妻忍貧

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
知卿堪作夫人否耳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及千乘而無媯
媯焉

妻請窺友

山公與嵇阮契合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謂公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獮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食夜穿墻以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反耳公曰伊妻亦嘗以我度為勝韓默然

婦慕參軍

見嫂叔門

妻卿其夫

見稱呼門

疾其婦貪

王衍字夷甫常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

夫惡新衣

桓車騎冲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馳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妻自負薪

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為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士庶

不能刑妻

齊謝朓為王敬則婿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刃欲報此朓不敢相見及嘗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鎮嘲曰卿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

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反目復諧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妻嘗妬乃罵秀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夫人可從其例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

世談

織回文詩

晉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蕙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續之辭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愛妻過篤

魏荀奉倩粲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亾奉倩後少時亦卒

夫婦能飲

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爲吳興太守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化爲鴛鴦

見鴛鴦門

奪賣餅妻

唐寧王獻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防妻過甚

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妬癡

縱妻通姦

紀處訥妻武三思婦姊也縱使通三思由是爲大府卿

義士還妻

唐劉震之女無雙幼時許其甥王仙客未成婚朱泚之亂震夫妻死無雙沒入掖庭仙客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後爲縣尉至長安驛忽有中使押內家三十人往元陵洒掃塞鴻烹茗於簾外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明日去我後園中取書送郎書後云嘗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今能求之否後仙客尋古押衙結以寶玉半歲古

押衙求茅山道士藥令採頰假作中使賜無雙死三日後以親屬贖屍以與仙客救療得愈押衙自盡仙客與無雙偕老襄鄧間

太平廣記

妻可畏三

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嘗云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

本事詩

河魁在房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日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慙怒而去

荆湖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夫妻封號

婦人封號有夫爲秦國公而妻爲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爲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蔡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

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爲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予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朱語錄

古詩

古樂府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峨峨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瓜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屢屢歌

百里奚爲秦相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弦而歌此因尋問之乃其妻云 風俗通

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屢屢今富貴忘我爲

陌上桑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邯鄲人有女名羅敷邑人千乘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敷乃

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蚕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鉤觀者見羅敷下擔持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巾着幘頭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鋤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羅敷亦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以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湛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誓面上頗有鬚盈盈公相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贈內

白居易

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况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異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苧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湏者飲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饑何必膏梁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貧苦士與君新結婚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太行路

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此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爲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况

此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四 律詩
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爲君薰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
爲君盛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
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
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
難行路難在水不在山祇在人情反覆間

律詩

別內赴徵

李 白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儻佩黃金印莫學蘇
秦不下機

妻初授邑號告身

白居易

弘農舊縣受新封鈿軸金泥告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邑
號有何功花牋印了排窠濕錦標裝來耀手紅倚得身名便慵
墮日高猶睡綠窻中

詩話

作白頭吟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
曉如山下雲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別又云今日斗
酒間明日溝水頭蹀躞向溝上溝水東西流又云淒淒重淒淒
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

西京雜記

賣鏡復合

見鏡門

代詩諷友

王稚川旣得官都下有所盼未歸山谷戲代乃妻林夫人作款

乃歌二章與之云臥水泣竹慰母饑天吳紫鳳補兒衣花上盈
盈人不歸桑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
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
林鳥反哺兒

妻詩餞行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
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璞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
貪盃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
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
乎老妻不覺大笑而止 侯鯖錄

圖形寄夫

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鏡自圖
其形并詩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
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楚材遂歸如初 雲溪友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賢妻

羣書要語

窈窕淑女

關

家貧思良妻

漢書

詩句

妻却羞賢勝敬通

坡

古今事實

妻勸夫退

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五

德壽堂梓

楚欲以我爲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韓詩外傳

妻羞其夫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離下

妻戒直言

伯宗每朝其妻必告之曰盜憎王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

於難伯宗不從故及左

妻戒驕矜

晏嬰相齊出其御之妻從門間闕其夫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之妻曰晏子相齊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妻戒拾遺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活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妻戒夫學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恠問故羊子曰久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趣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蚕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妻勸夫隱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委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妻贖夫罪

蔡琰重嫁於董祀祀犯法當死琰詣曹操逢首徒行請罪音辭清辨旨甚哀痛操乃出祀罪

妻訶夫泣

漢王章與妻居冬無被臥牛衣中涕泣妻怒訶曰京師尊貴者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反涕泣後章至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曰人當知止不從竟死獄中

妻勸夫仕

謝安妻劉琰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安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奇其清苦

見婚姻門

古今文集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五

三

德壽堂辛

詩話

妻詩勉夫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蔥蔥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

妻詩勸戒

昔有居上庠者妻以詩寄鞋襪云細襪宮鞋巧樣新慙慙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謾惹塵其規風婉切亦不失其正者也

喪妻

羣書要語老而無妻曰鰥

梁惠

喪其妃耦

詩序

鳥獸猶不失儷

左

詩句恠來醒後旁人泣醉裏時時錯問君

元稹悼已

一杯謾道

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

李鴈門悼已

古今事實

不更娶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漢王駿為少府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者妻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歌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故止

慢服免官

廬江太守周龜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二年之喪既除而享春秋猶譏况龜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行難追請免龜官顛等知龜有喪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服除作詩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以色而傷

魏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宜以色為王聘曹洪女有色專房歡宴後婦病亡未殯傅叡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叡曰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有傾城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歲餘亦卒

葬玉埋香

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云深深葬玉鬱七埋香

占夢妻亡

江淮王生善下有賈客張贍將歸夢炊曰中問王生生日君歸
不見妻矣曰中炊無金也賈客歸妻已卒

哀瞽妻二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庭式倅密州而妻
死庭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賦問之曰哀生於愛愛
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
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
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爲妻耶賦深感其言

坡集

世文集

雜著

傷往賦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爲智豈至言耶
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闕弗遂也作賦以傷之與夫覽
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重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
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
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
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且而潛暉飄零偏反之萼倏忽浮游之
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
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按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途負販之
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沫漣
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遊空亢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

雄雌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
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焉沐
今何從仰飴孺袴在身兮昔圍蹉跌輦囊附臂兮餘馥歲蕤誠
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癡曉然有難狀之慕漠然減好美之
姿指遺桂兮能誌邈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
容寶瑟僵兮弦柱絕理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岷多風隙
駒展轉窻蟾夜通步搖昏兮網粘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蛭蝨閱
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
翩翩於是非求僊宰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之不逢徒
注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
曰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劔丟無遺音
悲之來兮憤余心洵如行波漸浸淫悵緣情而莫 極思執禮
以自箴已焉哉冉冉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
鼓而興或罷而沉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
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人獨累歎而長吟

悼往賦

黃魯直

西風悲兮敗葉索索照陳根兮秋日將落髮髯兮夢與神遇顧
瞻九原兮豈其可作我有悲秋之羽蟲兮自傷時去物改擁舊
柯而孤吟四郊莽蒼聲斷裂兮久而不勝其歎音生平之梗槩
兮欲蕭蕭而去眼將絕之言語兮物歷歷而經心謂逝者有知
今何喜而棄此去也謂逝者無知兮誰職爲此夢也憑須臾之
不再得兮哀此言之不予聽回廊窈窕月皓白兮無復曩時之

履聲擊平生之餘製兮香澤其猶未沐雖飄其日敗兮吾不
忍改其此佩愁薨其其中予兮如醒酒之不化歛別離之幾時
今誰與夏日冬夜自我先兮一無窮在我後兮亦一無窮六七
十便了一生兮何異木末之有狂風待外物而造我兮固不若
放之自得之場彼莊生之一缶兮亦何異荀氏之神傷吾固知
藏於天者至精交於物者甚粗飲泣為昏瞳之媒幽憂為白髮
之母憂傷泣下不可安排兮如孟津之棒土彼寒暑之寢化兮
天地尚不能以朝暮目覺其而不寐兮今夜疊其而過中雖來者
猶不可待兮恐不及當時之從容

吉詩

雉朝飛

韓愈

牧犢子無妻自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
而啄羣雌粥上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而無一妻
與妃

悼亡

潘岳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
從淹留亦何益僂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
所歷幃屏無髮髯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袿猶在壁悵恍
如或存周遑中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
目中路折春風緣隙來晨雷承簷滴寤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
庶幾有時衰莊在猶可擊

律詩

悼亡

白居易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
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

感月悲逝者

白居易

存亡感月一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
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下後堂前

舊房

白居易

四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
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

寡妻

羣書要語老而無夫曰寡此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梁惠 葵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昭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鴻鴈惠鮮矜

寡書思女不夫而孕列子孤鸞念其雄見鏡而舞見鸞門

古今事實

共姜自誓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汎彼柏舟往彼中河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九為寡婦

憂姬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皇后七為夫人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字文士及粧臺

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列女

求娶婆婦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棠公死偃御崔子弔之見棠妻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桓我自丁又筮之不吉日娶婦也何害前夫當之矣左

不納婆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婆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婆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婆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家語始生

寡婦擅財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懷清臺

過寡婦飲

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辭宿免歸

婦寡改適見再嫁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失節事大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君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間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語錄

寡婦賦

并序

潘岳

樂安任子咸者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作叙其孤寡之心焉曰

仰皇穹兮歎息思恩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奉靈座兮肅清想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催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霜被庭兮風入室兮既分夜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怛驚悟兮無聞超愴恍兮慟懷慟懷兮柰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肅肅備寵兮峨峨孤鳥嬰嬰兮悲鳴長松萋萋兮根柯哀鬱結兮文集淚橫流兮滂沱蹈共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題託兮余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

古詩

婦人苦

白居易

蟬髮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粧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
穴君意輕偕老惆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
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
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
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苦喪婦能不慙傷情
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
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律詩

鄰婦哭征夫

張籍

雙鬟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得隨今日軍回身獨沒去時鞍
馬別人騎

詩話

寡婦扶喪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
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
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煥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
便是孤兒寡婦船

出妻

羣書要語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辟者嫉妬者惡疾
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三年之
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

家語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內則怨

耦曰仇威二有女仇離中谷有推姜詩出婦蓋為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大過白集判

古今事實

三世出妻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息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家語後序

無子出妻

梁叔魚三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也六帖

蒸梨出妻

曾參後母過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

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家語

取棗去婦

留其婦見姑舅門

王吉妻取東家棗啖吉乃去之

遣妻遭詈

後漢郭林宗見黃允以俊才知名謂曰卿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黃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分財出妻

後漢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遮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異充母兄弟不可承宗事遂呵叱妻出門

叱狗去妻

鮑永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

取水遺妻

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離妻致怨

晉王珣及珉皆謝氏婚大傅安死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遂為

仇怨

因妬告絕

晉謝邈為吳興太守邈妻却氏妬以邈取妾怨懟與書告絕邈疑門下生仇玄達為妻作斥玄達玄達投孫恩害邈

違姑去妻

李迥秀妻罵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古今文集

雜著

古人因事出妻

或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

車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五
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
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
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
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亦無
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人交絕不出惡
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
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
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
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
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是亦淺矣夫而已君子不
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

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可嫁出友令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伊川語錄

古詩

棄婦詞

顧况

古人誰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離君欲何夫本家零落
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
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
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賤新寵方妍好拭淚出故房傷
心劇秋草妾以顛顛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與相連
空牀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芙蓉秋風墮楊柳記得初嫁
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似

兄夫

去婦怨

孟郊

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安知御輪
去今日翻迴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
絲絃

去婦怨

戴叔倫

出戶不敢啼風悲日淒淒心知恩義絕誰忍分離別下坡車
麟畏逢鄉里親空持床前幔却見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為是秋
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不相似

白頭吟

李白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月雌弄秦草芳寧同為死
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
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憚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
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
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本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
來強索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
且留琥珀枕曾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盃棄妾已去難重回
古來得意不相負只今惟有青陵臺

詩話

出妻復還

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乃為詩以別曰當時心事
已相關雨散雲收一晌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遂如初

妬妻

羣書要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史記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江有汜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韓文

古今事實

殺婢髡頭

後漢袁紹死妻酷妬殺紹寵妾五人為死者有知恐見紹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

不畜媵妾

馮衍字敬通妻妬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曰劉孝標云予與

敬通二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曰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三同也本傳

書遣妬妻

馮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余任武連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家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歎奇命薄端相遭逢藝文類聚

疑夫私乳母

賈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便殺之黎民戀念而死充遂無嗣本傳

韓婢作樂

謝安夫人劉氏韓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梁柳惔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而為惔妻賞敬稷詣惔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常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日

周姥當無此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閨帷蠡斯有不足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谷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是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始記

密置妓館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衆妾於別館以處之曹氏知而將往道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我見亦憐

桓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嘗著齋中妻南郡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耀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斂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

老奴遂善待之 王子年捨遺記

夫死猶妬

齊劉瓊妹為鄱陽王妃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瓊令陳郡殷蒞畫鄱陽王與寵姬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之罵曰故宜早死於是病亦除差

推婢墓中

于寶父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本傳

寧死亦妬

兵部尚書任環賜二豔姬妻妬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柳氏拜勅曰妾與環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宦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乞飲盡無他帝謂環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 朝野僉載

刻眉灼眼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傳之及脫癩如粧焉 西陽雜俎

佯許就婢

李福妻裴妬忌福鎮渭臺有以女奴獻者福曰吾官至節度使

指使者不過奴隸夫人得無甚乎裴曰未知公所願者指所獻
女奴裴許諾福賂左右夫人沐髮必來告既告福乃伴為腸痛
促召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裴裴遽出髮盆中跣問所苦福業
以病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乃以藥投小便中進之明日監軍
事來問候福具告之皆大笑 語林

堂名四畏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
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園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言曰
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卒無嗣 趙鼎
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止妬

楊夔 英華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郊后所察動
止皆有隔切其憤恚殆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
山海經云以鴈鷓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
從之郊妬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
羞諸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
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者皆知葦心
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
誠於血生其議遂寢

古詩

桓妬妻

梅聖俞

昔聞桓司馬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主悍妬誰與俱持刀擁羣
婢徑往將必屠妾時在窻前解髮臨鏡梳髮雲垂地瑩姿水
照壺妾初見主來縮髻下庭隅斂手語出處國破家已殂無心
來至此豈願奉君娛今日苟見殺雖死生不殊主乃擲刀前抱
持一長吁曰我見猶憐何況是老奴盛怒反為喜哀矜非始圖
嫉忌尚服美傷哉今亦無

詩話

詩刺畏內

孫公素畏內嘗求坡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温嶠握刀歲晚
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為程宣微

門賓後娶程公女性極妬悍故云

侯籍錄

河東獅子

東坡謫黃州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
季常畏之至或詬罵未已聲達于外東坡因以詩戲云誰似龍
丘居士賢譚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
然柳郡望河東蓋借用傳燈錄河東獅子吼也

淫婦

羣書要語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戒序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惟士與女伊其相
謔贈之以芍藥
秦有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

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

滕文公

古今事實

玄妻貪恠

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其美光可以鑑名曰女妻樂正后嬖取之貪恠無厭忿戾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嬖是以不祀

夫歸遇姦

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令公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為之柰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洗之季曰諾乃浴

韓文

嫪毐通后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太陰人嫪毐道報文毒曷改反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娠生二子皆匿之史

文君夜奔

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愿以自娛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既罷文君夜已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才我不忍殺一文不與也相如與俱之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着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耻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家僮百人錢百萬及其

嫁時永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賈女竊香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悅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着人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牆至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能踰充乃取左右婢考問卽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異妻通奴

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異甚寵憚之異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因與私通宮內外兼寵權威大震

賈后求少

晉惠帝賈后荒淫放恣洛南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衆疑其竊尉嫌而辨之小吏云行逢一嫗說家有疾病卜者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卽隨上車內籠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籠箱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而形青黑色肩後有疵共寢數夕贈此衆物聽者知是賈后慙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出

食輿載婦

後魏宗室又明帝時以領軍專政卧婦人於食輿以帕覆之輿入禁中直衛雖知莫敢言者

公髯如戟

齊褚彥回為宋吏部郎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白前廢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公主夜就之彥回不為移志公主曰公髯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

但多與錢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搖娘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飽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崔令欽教坊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河間傳

柳宗元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行既嫁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其族類醜行者謀壞之乃以車衆造門邀之邀嬉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謁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強之乃從之游過市乃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女客位具食帷牀之側男子效者河間驚跳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愈自閉不與從者通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州西浮屠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廟

後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聲由必
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王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
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切顧視持已
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哂然意不能無動力
稍縱王者幸一遂焉用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
也日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夫騎
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鬚臂相與盟
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爲
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時少惡夜伺其夫無所避旣張具河
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呪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河間大喜闢
門召所與淫者裸逐爲荒淫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

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又爲酒壚西南隅白居易樓
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者壯者美
顏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
呻吟悒悒以爲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私
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額皆不欲道也

古詩

井底引銀瓶

止淫奔也

白居易

井底引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
知柰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在家爲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
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
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

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
松柏化為心暗合雙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小頗
有言聘則為妻奔則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
柰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更不
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
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感興

朱元晦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
倫北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
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

古開群蒙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五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寵妾

羣書要語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曲禮賤婢不可以為主西漢

書無以妾為妻左葵丘之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郊特牲士

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喪服小記感於嬖妾頤人序寵之

專房燕霍后傳今人持被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

韓送殷侑序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

詩句鬱金香汗裏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

古今事實

如夫人六

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僖十七

教美人戰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於是出宮中之美人計數十人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乃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左婦人皆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用其次復鼓之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孫子曰兵既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私盜侍兒

漢爰盜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使五百人圍守之初盜爲吳相從史私盜盜侍兒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從史下去盜自追之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盜見守從史適爲司馬買二石醇醪醉西南陬卒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曰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盜行七十里明日梁騎馳歸

私通生子見父子門

後堂管絃張禹

絳帳女樂馬融並見師門

掩袖泣下

後漢憐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既作飛燕外傳伶玄

與班固同時有文名
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也盛時疲精神
駟鶩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竹影以手擁髻
淒然泣下

燕燕相見

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王作樂上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有
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時常與張放俱
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聲清性惡

魏武有一妓聲音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
於是選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

世說

携妓東山

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幃諸妓作樂

我見亦憐

別營妓館

金見妬妻門

幸妾與政

王導有幸妾姓雷頗與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
有寵名洽恬

世說

露醜通妾

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
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顛無怍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原
之

晉紀

開閣放妾

王處仲敦世許以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娶座主妾

晉丞相叅軍宋挺乃劉陶門人陶亡後取陶愛妾爲妻劉隗劾奏挺笮其死王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請除挺爲民奏可

細骨輕軀

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常屑沉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眞珠百琲若有迹者卽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

綠珠墜樓

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以眞珠三斛買之卽綠珠也孫秀使人求之崇竟不許崇曰我爲爾得罪珠泣曰當効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母兄妻子皆被害

延之墜牀

宋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之墜牀至損子峻殺之延之痛情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惧墜地因病卒

易妓不許

宋蕭惠開赴益州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與惠開有舊設女樂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以四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斬吉納其妓啓孝武云謫訕朝政

簾為妓衣

梁夏侯亶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娶妾得甥

見無子門

老不遣妾

齊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

妻止娶妾

張跋欲娶妾妻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聽之跋慙而止

屏婢見客

見問疾門

老放其妾

白樂天既老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善歌舞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由是名聞洛下樂天既老又病風將放之素恻然泣下不忍去樂天悠然不能對遂不能忘情焉 按顧况有宜城放琴客詩曰琴客宜城之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

妾為所攘

唐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絕當時武延嗣聞之欲一見既見即留之無復還知之痛憤因為詩賂闈者以達窈娘窈

娘繫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之使酷吏誣罪知之下獄死古今詩話

妾為夫人

杜佑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謂之妓圍

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天寶遺事

妾孕而嫁

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池陽集

雪兒善歌

雪兒者李密愛姬每賓朋文童有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之北

憲瑣言

不許妾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羣妾作時世粧

兒殺其妾

嚴武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其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奪賣餅妻見夫歸門

處燕子樓

張建封節制武寧納舞妓盼盼於燕子樓公薨不它適

肉臺盤

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

諸妓私客

韓熙載本高密人後王卽位頗疑北人有鳩死者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殆數百人日與荒樂筵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卽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反以爲喜然日不能給遂敝衣履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糝雜而淫熙載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與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曰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着衣裳時人謂

北齊徐之才詔達無以過之

湘素雜記

武人置妾

杜大中自行伍爲將與物無情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此妾所爲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頗佳書一闕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聲色移人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之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

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藍尖桶之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頗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龍川志

侍姬狎客

种世衡知環州深得屬羌心胡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恐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羌有二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涑水記聞

侍姬訴客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時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日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伏其量

嫁妾猶處女

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

言行錄

夫人亡遣妾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

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別錄

温公不私妾

司馬温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與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友稱其賢 聞見錄

荆公不留妾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媼如初盡以錢賜之 聞見錄

諸婢送半臂

宋于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于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古今文集

律詩

燕子樓

白居易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蘇子瞻

學語雛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異日心趁着春衫遊上苑要來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路截燈須防舊所臨

朝雲詩 并序

蘇子瞻

世謂樂天有警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任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竟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憐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應解禪經卷藥廬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遂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詩話

送妾桃葉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獻之歌以送之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道無所苦若我自迎接不用楫謂橫波急也

金陵覽古

絳桃柳枝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迨歸楊枝竄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畱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西清詩話

青蛾復還

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携行會上元節爲鶴林之遊帥見之掩爲已有明年嘏歸以詩達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唎今日青蛾屬史君帥聞之乃遣還

唱金縷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嘗爲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攘妾不還

大和中有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詩太尉李逢吉畱守求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以疾辭遂罷坐信宿耗絕怨嘆不能已乃爲詩投獻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山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窻暗想空相憶書幌誰憐燭苦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歸照兩人心李但含笑曰大好詩古今詩詩

鸞鷟寄詩

貞元中張生與崔氏女小字鸞鷟往來後棄之鸞鷟已委身於人張亦娶適經其所求見不得崔知之潛賦一章曰一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見元稹嘗爲作歌麗情

二妾歌舞

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
小蠻腰其後二妾竟去云雪云溪友議

服金石藥

牛僧孺自誇服鐘乳千金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樂天戲贈
詩云乳鍾三十兩金釵十二行 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方
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爲出二侍女合
彈琵琶白樂天思舊亦有詩云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
自敗於女妓及作李博士千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
乎孔毅夫談苑

故妾流落

王洸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侍姬盡逐有歌者號轉春鶯
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從汝陰道過市橋聞泣聲甚怨問之乃
轉春鶯也得句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足
成章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
青樓雲渺定誰家云云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轉沁園花西
清詩話

醉紅裙

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
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節者至云艷姬踏筵舞清眸
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俗
子同利西清詩話

以妾易馬

酒徒鮑生多蓄聲妓外第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各求所好
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
有客造席賦詩曰步及庭砌立當軒輝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
舊王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鬢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頰愛無異
於凝脂 異聞錄

以妓易帶

嚴續相公歌姬唐錦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
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
氣六路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
然遣之 開元遺事

妓為蜂螫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
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
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侯鯖錄

侍姬肥偉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歌
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軀甚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
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踰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
天風雨寒妓頹然不悅而去 遜齋閑覽

用事精切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守杭東坡為倅述古今東
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鷺鷥

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在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
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

載姬遠遊

東坡云齊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載二女持戎裝駿馬至溪山
佳處輒住終日見者以爲異人然季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
故東坡因詩戲之有河東獅子吼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
女以遠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耳

復齊漫錄

妾不容見

李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東坡有詩云怪君一身都是
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

作詩託諷

山谷戲書秦少遊壁云丁令威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
人非微服過宋風退飛宋父擁篲待來歸秦氏烏生八九子稚
鳥之兄畢逋尾憶炊門牝烹伏雌未肯增巢令汝棲莫愁野雉
踈家雞但願主人印纍纍觀此詩當是少遊過南京有所盼王
翁待少游厚欲令從歸而其家難之也此篇因有秦氏烏故事
遂皆寄言衆禽以爲戲丁令威以指少游鸚鵡以指所盼者秦
氏庭烏指少游之細君鴉之兄言其生子已長矣宋都今南京
宋父指南京主翁末句戲謂少游異時富貴雖有姬妾何傷以
開廣細君之意也古樂府云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蓋
用此也

嫁妾非偶

荆渚田氏待兒各國香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員外郎留荆州
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子為鄰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閑姝
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水仙花寓意至云淤
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
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
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
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
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意云

倩莼能詩

寇萊公有妾曰倩莼公因會贈歌者以束綾倩莼作二詩呈公
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當窗下幾度
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
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
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婢妾

羣書要語楊雄方言凡男而有婢謂之藏女而婦奴謂之獲張
揖云婿婢之子謂之藏婦奴之子謂之獲莊子音義方言謂荆
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藏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藏亡婢謂之
獲或曰取貨謂之藏皆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周禮其
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荀子王伯卑人不可以為
主漢劉輔疏為傳婢所毒王吉傳謂傳相衣服在席之事

詩句一婢赤脚老無齒韓贈盧仝越婢脂肉滑元稹小婢立我

前赤脚兩髻丫歐自遣赤脚沽村釀歐

古今事實

婢兩盡忠

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王父還恐覺之為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王父告之則殺王母因僵覆酒王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適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王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王父乃厚幣嫁之列女

家僮萬人

呂不韋家僮萬人師古曰婢妾之總稱

孕者不幸

張蒼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賣妾求名

漢王莽成帝時拆節為恭儉敢為激發之行嘗私買侍婢昆弟頗聞知莽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羹爛婢手見德量門

婢皆讀書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識旨使人拽着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簿言往恐逢彼之怒

幻術得婢

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可除主人從之

幸姑之婢

阮咸素幸姑之婢姑嘗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非之詳見姓名門

婢欲姦誘

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閭中就婢取濟衣服欲姦之其人云不

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呼曰甲欲姦已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在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武子經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殷芸小說

織當問婢

宋沈慶之為步兵校尉文帝欲北伐慶之固謂不可帝使徐湛之謂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帝大笑

以婢馬賭

北齊爾朱文略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致請文略殺馬列婢以二銀罌盛婢頭馬肉遺之

擔水通婢

齊張敬兒爲襄陽府將時家貧每休假輒庸賃自給嘗爲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

漁童樵倩

帝賜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以爲夫婦號漁童樵倩

婢各爲業

唐崔覲老無子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妻嘯詠相視爲娛

質婢許贖

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

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
人矣

買前令女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政前令也身死家破我流落民間令詢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贖吾女嫁貲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奩篋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遠伯玉耻獨爲君子願以前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

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東軒筆錄

失身遭辱

王瓊奴乃王郎中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王母凌辱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為作傳

青瑣高議

古今文集

律詩

失婢

白居易

宅院小墻庠坊門榜帖遲舊恩慙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和樂天諂失婢榜者

劉禹錫

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遂張公

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詩話

嫂婢贈扇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私其姑婢

崔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鬻婢於連帥于頔家給錢四十一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公截詩令召崔生左右莫
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
是公作耶遂命婢同歸至於帷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唐宋遺史
子丞父妾
觀察使李耕之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皆欲丞
之而不得遇清明中堂翫月四子各在一處待之長子遇於櫻
桃花影中却要給之曰可於東南隅相待少頃却要燃蜜炬詔
扉照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宿四子掩面而走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六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娼妓部

娼妓

羣書要語娼倡優也

說文

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貨殖序

營妓古

以待軍士之無妻者

雜志

詩句彩雲易散琉璃脆

白集

古今事實

幕客逸遊

牛奇章公帥維陽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爲戒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

芝田錄

寫真寄郎

崔徽河中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累日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白知退歸徽乃寫真奉書謂知退曰爲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爲郎死矣元稹爲作歌

書仙

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爲關中第一時號書仙

麗情

判僧遊娼

見僧門

慈嶺女肆

唐慈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女肆征其錢

龜茲傳

古今文集

古詩

有所思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涓涓嫦娥月三五盈又缺盈盈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山高弦絕無知音美人不知爲暮雨今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律詩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七

竹枝詞

劉禹錫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席上贈歌者

鄭谷

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到金壺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

趙令答詩約携山妓見訪

山谷

晴波瀾鵝漾潭隈能使遊人判不圓風入園林寒漠漠日移宮殿影枚枚未嘗綠蟻何妨撥宿戒紅粧莫待催缺月西南光景少仍須挽取燭龍來

詩話

杜牧狎遊

杜牧既為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聰罷鎮閑居聲妓豪華為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問李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羅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座主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旁若無人後三年狎遊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舫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揮榻畔茶煙細颺落花風

本事詩

約妓愆期

杜牧太和末往游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悉致名妓殊不愆

意牧曰愿張水嬉使人畢觀牧當間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
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髻髻女年十餘歲真國色也將至舟中
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後必爲此郡若不
來乃從宅適因以重幣結之洎周墀入相牧上牋乞守湖州比
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召之
夫母懼其見奪携幼以詣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
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爲悵別詩自是
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
蒲枝 麗情

司空見慣

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歸宿傅舍既醒見二

妓在側因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曰

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亂蘇

州刺史腸 一云韋應物過杜鴻漸

骰子賭酒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微吟

骰子逡巡舉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墜髻

髯還應露指尖 摭言

章臺柳

韓翃少負才名隣居有姓李者每將娼妓柳氏至其居必邀韓
飲愈熟柳每窺所往來皆名人因乘暇語李曰韓秀才甚貧然
所與遊必時賢是必不久困宜假借之李具酒邀韓至謂韓曰

公當今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與韓
韓辭柳曰此豪達者昨暮具言之矣俄就柳歸來歲成名淄青
節度使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
三歲不果迺寄詩曰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
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節可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番將沙吒利所劫寵
之專房翊隨希逸入覲見柳氏在輜駟中殆不勝情虞候許俊
曰當為足下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造沙吒之第伺
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召夫人僕侍辟易遂陞堂挾柳氏
馳馬而至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懼禍訴於希逸希逸以事聞
諸朝詔柳氏還翊

興闢集

媚詩毀譽

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
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鑄爰把薑芽
梳掠鬢毚崙山上月初生端遂往見二子再請曰端端祇候三
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驢被繡鞍善和坊裏取
楊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
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雲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雲溪友議

去妓復歸

韓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
至厚滉聞其名召置籍中昱為詩以送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
條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唱戎

此詞混卽時歸之

二胥宿妓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碎聞管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侯鯖錄

薛陶能詩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陶者有才色府公嚴司空知之遣陶往侍焉後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化出文君與薛陶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鹿情又嘗

薛為校書贈之詩云萬里橋邊并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洛陽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盡不如又善造薛陶牋

太守停旟

劉禹錫泰娘詩風留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旟

彈琵琶

白居易謫江洲司馬送客潯陽湓江聞娼女夜彈琵琶作琵琶行詳見琵琶

紅袖拂塵

魏仲先寇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青箱記

屬意小鬟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幹當來介因警以惠公今州治尚有石刻 泊宅編

好管官妓

呂士隆知宣州好管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欲答之妓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自安也士隆愍而捨之 魏泰詩話

覓愛卿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覓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大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妓會僧廬

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荆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閑偷臥老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 后山談叢

留妓怖走

李泰伯云蔡君謨知福州召飯於後圃陳烈與焉時暮春沽酒籍妓啗而過公留妓佐酒舉歌一拍烈怖駭越墻攀木而逝因賦詩云八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画樓沽酒處

幾多鳴擗起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癡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妓求僧詩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妓學問禪

杭妓琴操善應答東坡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琴云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掃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豔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

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即削髮為尼

宅編

奴僕部

奴僕

羣書要語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藏者被藏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亾獲得為奴婢也

風俗通又見婢妾門 奚三

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

周禮 趨走給招呼 宰夫 申無字曰

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

舍之是無陪臣也昭七廝役扈養注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公羊

傳使訓羣騶知禮注騶啗喝聲也左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勿間

收使之注勿間能蓄豪奴西漢貨殖傳騶皂門幹魏司馬芝傳

愛幸監奴注奴之監知家務者霍光傳蒼頭廬兒孟東注漢名

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

侍從因呼為廬兒鮑宣傳佩珥腰鞬為其皂隸徐陵書趨廝走

養皮日休孟亭記與家僕雜居齊處也史記公之便了我之奉

壹皆隔其蹟楊誠齋書

詩句有奴長鬚不裹頭韓平頭奴子持筐箱古樂府曾驚陶侃

胡奴異怪不常穿虎豹羣老杜示僚奴鋤藥雇老叟焚香呼小

青施肩吾小奴槌我足小婢槌我背白集言老病也

古今事實

紀綱之僕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信二十四

意氣揚揚見賢妻門

庸保匿作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箏者高漸離為人傭保匿作

牛馬走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注走猶僕也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

罵僕畜生見沽酒門

人奴封侯

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

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二十一

皇文苑身位集卷之十七
公主季與王家僮衛媼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媼母
也之子皆奴畜之而不以為兄弟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弄歎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
封侯

蒼頭廬兒

蕭望之與王仲翁同薦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門東侯王
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
之曰不肯錄錄友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奴殺其主

彭寵奴子密殺寵詣闕降封為不義侯東觀漢記

奴乳孤兒

後漢李善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
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
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漣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
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祖述
有胡奴曰王安遜甚愛之及紹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稚無後
乎乃往就市觀刑遜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
為沙門

買奴得翁

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閭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
使主宰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
毋我婦也婢即白其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

啼泣遂為夫婦儉及去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為之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遣力助勞

陶侃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失奴所在

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山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兵交名士

晉王尼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皆與尼

交將軍

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尼字季孫

奴通其婢

齊張敬兒初在襄陽貧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廢將被殺逃免宋明帝立四方反叛敬兒為將啓帝云泰以絲助袁顛為弩弦收籍吳氏家人保身得出財貨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以為妾

奴盜孟孟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箕貯孟孟一笥藤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曰銀孟羽化矣不復詰

奴愛其才

事文類聚後集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巖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

蒼頭辦喪

盧懷謹死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唐紀

折爰獲奴

唐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焉可折道傷爰代之乃往折爰奴伏其下獲之

奴盜銀器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寸祿乘間泣

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二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倦游錄

誤碎玉杯

靴燭燃鬚並見德量門

託僕以信

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什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行狀

奴報故主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

兵以選入侍日軍歷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
之御史臺獄 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問問之
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言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
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過
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
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患自死傍無
家人送使毋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
爲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人
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
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
乎彼所待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

或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
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
優卹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
之 涑水記聞

古今文集

雜著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泉又字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
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約爲
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泉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訝人人
無欲者子卽決賣遂云奴復曰欲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

能爲也子泉曰諾矣又曰神爵二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
子泉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
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
縛箒裁盆鑿井浚渠縛落鈕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爬
削治鹿廬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坐大嗽下床振頭垂鈎刈蒨
結葦蠟纏紮不絡任醜狙醜模織履作籠粘雀張鳥結網捕魚
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鴈鴛百餘駟逐鳴鳥
持梢牧豬種姜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餒食馬牛鼓四起坐
夜半益勞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披椶種瓜作瓠別茄披葱
焚槎發筍龍集破封日中早鶯鷄鳴起春調治牛馬兼落三重
舍有客至提壺行酤汲水作餽滌盥整按披蒜斲蘇切脯築肉

曬芋膾魚包熬烹茶盡力具鋪已而蓋藏閉門熏竇餒猪縱犬
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性得染
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
裁作船下至江州下到煎主爲府椽求用錢推紡惡販椶索綿
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轉出
傍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檐荷往來市聚擁護行偷
入市不得夷蹲傍臥惡言醜罵日作弓刀持入益州貨易牛羊
奴自交精惠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裁轅若殘當作俎几木
屐及甌盤焚薪作炭疊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伐牘日暮以歸
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取蒲茅益
作繩索雨墮無所爲常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

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吃嘗大吹當
起驚告鄰里振門狂戶上樓擊鼓持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
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
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
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乞扣頭兩手自縛目
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
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啟奚奴文

黃魯直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蹢躅離疏不利
走趨頽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
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竟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竟舜俱疲

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
指搗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
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
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單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蕒不可
當卧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聾者之目聾者之耳絕
利一源收功且百事固有精于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
能乃有所不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
乎能與羣狙賦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兎乎皆曰
不能曰是故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諾若可爲者汝
無壯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鑪淪釜
料簡蔬茹留精黜膾醬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

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醢壘日晚用薑葱燥不欲焦旋菹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沸鼎斟酌薺茸生熟
必告媿媿臨食爬垢撩髮深指舐杓喂齋懷骨事無小大盡當
關白食了滌噐三正三反收拭蠲潔寢匙覆椀陶瓦髻素視在
謹數兄弟爲行牝牡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禱噐穢噐淨謹循
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梔鬱爲黃紅螺研光按藍杵草茅蒐
蒙羊漿腴粉白無不媚好溲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宅
使令牛羊下來與鷄棲傑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飯飲猫犬墜塞
鼠穴凡鳥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齏皆汝之罪也春蚕三臥
升簇自晝七晝七夜無得停火行麻藤葛蕉任締綌錫踈手作
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纓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涼蜜水薰艾出蚊水盤出蠅果生守樹果熟守莒執弓懷彈驅
嚇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妯媪罵譏瘡瀉泄嘔天寒置籠衣
衾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擱凍無事倚牆鞵履可作堂上噐呼傳
聲代諾截長續短鳧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
能之否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
子曰若是則不旣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滿意

古詩

余成詩

黃魯直

役者余成忠信不貳鄙事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
不善而慎罰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役
年六十矣猶一日也余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論

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其才力強而厚於德。如第五公胡威。未能遠過此也。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

丹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專城。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



